

西部支教日记

周忆粟

少儿不宜？

这是那天我的课代表对我说的一句话，她的意思是“周老师，我觉得《读者》不适合我们。”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的外国的文章……不好。”

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如果说《读者》的尺度还有偏差的话，那我看除了《十万个为什么》之外，其他的书都“思想有问题”了。我很好奇地想知道为什么课代表会这么说呢？她支吾着不好意思讲。我问了其他的老师，他们的看法可能是小孩子不懂事。有趣的是，那天一位同事老师跟我讲了事，他们班上的一个男孩子，拿着一本《读者》来找她，嘟囔了半天终于说，要检举黄色书籍。她听后就乐了，问“哪里黄色了”。那个男孩很不好意思地翻给她看，原来是一处描写到接吻，他坚持认为这是流氓的行为。

说实话，对于书籍的尺度，我开始比较担心的是《科幻世界》以及它的子刊物《惊奇档案》，特别是《惊奇档案》，因为有许多奇幻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诸如灵魂啊，鬼怪啊，哥特，黑色文学等等比较阴暗的内容。我怕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无法接受。有一个女孩子就对我说里面鬼怪的内容让她比较害怕。所以我也在考虑是不是限制这类杂志的外借——就我的观察，它们目前对一些男孩子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说不清楚，除了内容以外，那些插画是不是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惊奇档案》是比较偏重美式幻想风格的，当然，诸位如果对这些很了解的话，就会知道难免有一些性暗示的绘画，和以前《奥秘》杂志的封面一样。当然我不是有道德洁癖一定要把所有的女性人物遮得严实才好。不过我也有过担心，不知道这些内容对于十四、五岁的孩子会不会产生某种不恰当地误导。

话题回到图书上，对于图书的选择一直也是个颇让我头疼的事。什么书给孩子们看？什么不给？怎么向他们解释读书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这些都是在书来了以后才出现的“甜蜜的烦恼”。我在挑选书目的时候很谨慎，一方面还处于“建立口碑”的阶段，万一拿的书不好，以后孩子都不来看了。同时，还要接受学校领导的检验。那天政治处主任来我这里把所有的书都翻了一遍，让我挺紧张的。因为这些书都是别人捐赠而来的，说实话谁都不

能保证图书的品质，所以我的筛选就很重要。

现在我的标准是，言情小说、武侠（家长对这个很敏感）以及有黑暗或者极端内容的杂志都不给孩子看。同时控制的还有那些所谓青春小说（校园恋爱类的）。可能是在教育上比较保守的缘故（很奇怪我自己倒是很开放的人），宁可别人说我专制，我也不想把这些书拿出来。我其实自己有时候也想是不是太谨慎了，应该让孩子们自己培养起鉴别能力。可是一旦学生们在课堂上看书给收掉，或者回家给父母发现在看这些，那么对图书馆造成的影响恐怕还要差。所以宁可在现阶段小心一些，还是为了以后顺利开展活动做准备。

当然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如何对于孩子的审美以及价值观的引导，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对的，都可以通过阅读书籍的过程得到延伸。像《读者》究竟是不是黄色刊物的问题，我想更多的是意识上认识的误区而非真的“思想问题”吧。

希望这些心得对于其他做农村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朋友们也有用。

冬天来了

昨天晚上从渭南回来以后，天气忽然变冷了。到我上网的时候，大概是8点多吧，外面几乎已经不能待了。风大得要命，吹得我脸颊疼。在校长办公室坐了一个小时，简直跟受刑一样——他的房子没有炉子，到后来手脚冰冷，实在不行了，才逃了回来。和朋友开玩笑说电脑都可以做取暖器了。是啊，笔记本的电源真是暖和啊！

晚上躺在床上看书，把电热毯开到最大，盖了两条被子。下身到还好，可是上面就觉得不住的冷。最后完全蜷缩进了被子里。今天早晨起来就觉得房子里都是冷气。里外两重天。爬起来以后最倒霉的事情发生了：没有水了。不是喝得热水，而是凉水都没有了。因为水管冻住了，所以虽然水塔里有水，但是就是放不出。正好昨天龙龙的朋友来学校，把我烧的热水拿去用了，所以从早晨起来到现在是滴水未进，我们所有的库存都没有了。更别提我积攒下来准备洗的衣服怎么办了。看来只好等待老天放晴或者别的地方去弄水源。

没水恐怕比没电更可怕。因为这样一来，没有东西可以喝，没有泡面可以吃。冬天在这样干燥的环境中，真是受罪。没有水，也不能做饭，没有热的东西可以下肚。而今天学校也没有老师能把自行车借给我，就不能上街去买东西吃。听说冬天经常这样，水管冻住。那我问要是用水怎么办？答：用开水把龙头烫开，或者用煤块来烧！今天学校没人，想见识一下如何烫龙头还得等到明天。

等了一个上午，后来终于来了点水，是存在锅炉中剩下的水，因为锅炉房的温度比较高，

所以那里的水和龙头没有冻住，赶快提着热水瓶冲过去！

印象还是错觉？

不止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他们印象中的农村学校不是我的学校这样的。前天和朋友说起，她也说，农村学校不应该是茅草房，太阳可以从木板上照进来，一个班级只有 20-30 学生的吗？以前我何尝不也是这样想的呢？不过我现在慢慢了解到，可能广大的中部和西部的学校，都是像我的学校那样，有水泥砖房，有电灯黑板，一个班级有超过 40 个学生。说实话，有的时候我还真的有点“羡慕”那些茅草房。这样说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我之所以愿意这样说，可能是因为它们所受到的约束比我们学校要小得多的缘故吧。

要我向大家描写自己的学校，除了讲讲房子学生之外，我想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所学校是处于一个很完整的教育管理体系之中，上面有教育组和教育局的“严密”管理和限制。虽然是农村，硬件设施很差，但所受到的约束却丝毫不比城里的学校来得小。每年的各种考核一个不少，隔三差五地还有检查啊，督导啊。学校的管理体制也很完善，校长、教导处、政治处都俱全，各自的分工明确。丝毫感觉不到比如像《一个都不能少》或者《美丽的大脚》中的那种状况。如果说电影中的那些学校还在为生存而挣扎的话，那我们早就摆脱那种状况了。

可是我有因此而感到丝毫的便利吗？我不这么认为。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这种环境才是让我感到窒息的。表面上看似乎条件越好，学校生存的情况就应该越好。可我认为，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体制无时无刻不对我的压力。这恐怕是在摆脱了生存的窘境以后每个学校都会遇到的问题。（同样，在和我中学时的姚老师在上海交换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也说到了上海的学校同样有这个困境）我想，这可能是总体性的，而非个案。

那天我不断地向网友解释为什么我不能做这个，为什么我不能做那个时候（比方说，为什么我不能按照自己认为比较合理的方法来教授英语课呢），我的脑子也不断地向自己提问“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而这对我来说，不但是对“常识”的挑战，更多的想法恐怕是因为一旦身处这个体制，我就受到了它的约束吧。在学校要征询领导的意见，要担心教育组的随时检查，还要应付各种临时或者正式的考核、评定。不完成这些，我如何能确保自己的职位呢？可能有人说反正你就是个志愿者嘛，根本不用管那么多。但也许是专业使然吧，我更关心的是老师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可能的反应，而非个体。换句话说，我更看重平均值，而非异常值。

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认为，评判一个系统（在这里是教育体制）的优劣，个别的异常值

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处于这个体系之中绝大多数人的反应。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对于这个体系的反馈情况。如果大多数的老师都和我的想法一样，那就证明，这个体系不好，需要改进。所以我尽可能用常规的，循规蹈矩的方式来执行我的教育实践，也用这种态度来展开和老师们的对话，希望能获得尽量真实和有代表性的反馈。我喜欢和新来的年轻老师聊天，因为他们就是明天骨干教师的雏形。也喜欢听干了几年工作的老教师的经验，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到个人受这个体系的影响，因为他们见证了整个教育改革的变化。通过教师的反应，就能够掌握到第一手的资料。这是彻底的自下而上的声音。

所以我现在对于教育的现状，特别是农村实在是很悲观，因为不管站在老师还是学生的立场，似乎好像一个关在玻璃瓶里的小虫一样——看得到光明，但是没有希望。因为当我身边的同事都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我怎能对这个系统乐观得起来呢？

一个学生的来信

转录了一封已经毕业学生的信。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心中涌动的感情无法言表。立刻想到的是它是否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X老师：

你好，从毕业到现在已有4个多月了，你现在可好？一切都顺利吗？你现在在带哪一班学生？现在是否开心？也许你展开信时，不知是谁给你所写的，但我相信你不会忘了我的。

也许你没想到在你心中那个乖女孩，对她抱很大希望能考上高中的女孩，现在落下的只是一个打工妹的身份处在他乡。每当我想起你，我就心痛。我感到愧对你给我所抱的希望。没想到六月的成绩出来将我打倒，让我没脸去见你与对我抱希望的老师与同学，更对不起我的父母、亲人。我现在才感到自己好孤独，其实我在得知自己没考上高中后我也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学，但我仍是想继续学习。我不想让父母为我操心，为我找上哪所学校而发愁，所以我决定外出打工。现在体会到了打工的烦，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家人不愿意让我打工让我上学。但我也知道的家庭情况不好，所以我没有让自己去背负着那被人指笑的面孔。我走上了人生中最漫长的道路。我现在好想好想学校，好想再次坐在你的课堂上听你讲课。回想起在你的课堂上我的心情真的比起刚到时好的多。现在我的回忆中只有在XX班的一切一切。不知我何时才能再次回到那温暖的教室听你再给我上一堂课。

我知道现在没有文化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混，所以我现在学电脑。我就一心想着去学电脑，等我电脑学精了，再去想学别的。现在的社会没有真正的文化与知识是不行的。现在

的我由于工作非常紧张所以一直没有时间给你写信。

……………（为私人内容，故略去）

现在的我整日是度日如年，盼过昨宵又盼今朝。希望时间能过的快一点，让我快一点到家。现在在远方的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与亲人，好想找一个朋友，好好的与她谈心。但这时（里）的人都很坏，在我来这里的仅仅一个多月，但已经听说了几具尸体与受伤的女孩。所以我不敢与她们交朋友谈心，我怕她们会把我带坏。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脆弱我已变的很坚强，有再大的困难我也不会流泪，不会哭泣。就此停笔。

祝： 事业有成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一帆风顺

您的学生：XXX”

校长的难处

在昨天晚上的例行会议上，校长说出了他在家长会上所承受的压力。家长们对于孩子们考试分数低，特别是英语，提出了自己严重的担忧。校长也把这个问题向我提了。他问我给学生准备了几本练习书。我说就一本，还不是全班都买的。他说那可不行啊，不做题咋办。可是我说，咱们不是说过，不允许让学生强制买书的吗，我的学生不愿意买，我也不能要求不是？校长说，这不就是我们的难处了嘛，家长又要学生成绩好，又不愿意掏钱给孩子买辅导材料，那怎么能把成绩弄上去呢。

他后来又在开会的时候说，虽然上面规定不能强制买书，但是我们有实际的困难，所以……后面他没说下去，不过大家都应该领会那个意思了。的确，不通过大量的练习，考试成绩能上去的，恐怕是天才了。经过这半个学期的实践，我们逐渐发现了，上面的命令不能全信。因为最终不管怎样，都是要以成绩来衡量一切。所以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打马虎眼，唯独考试是不能放水的。

这大概就是现实的态度吧。

于是我也准备强制要求班上的学生买练习书。因为我已经受够了一节课只能抄不到 20 道题的窘境。不做题，他们期末考试还非得 20 分。

出逃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原本坐在教室最后面我班上最高大的一个男孩不见了。我向同学打听的结果是“他不来了。”本以为和上次那个被班主任劝退的男孩一样，肯定是犯错了给班主任赶回家。于是后来也没在意，因为这种事情对于这个学校来说太平常了，每次去别的班上课，偶尔都会发现少了人。一般都是学习比较差的男孩。其实这对老师来说也是“省心”，于是我就没多问。

可是昨天他忽然出现了。还是坐在他原来的位子上，教室的最后面。班上其他的孩子告诉我，他上次把班里的另一个男孩打了，怕老师追究，就逃回了家，听说还去了渭南打工。

今天早上早读的时候，趁着给他辅导的机会，我问了“这几天都干吗去啦？”

“去打工了。”

“去哪？”

“渭南。”

“干啥工作？”

“服务生。”

“在酒楼？”

“嗯，开发区那里。”

“工作辛苦不辛苦？”

“辛苦，每天八个小时，还给老板骂。”

“拿到工钱没有？”

“没……”

“那是咋回来了？”

“自个儿跑回来的，太苦了。”

他说经过这次，才发觉到读书日子是多么好过，以后都不敢瞎跑了。当我听到他的遭遇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吃惊的，对于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他不过14岁），就能够做出外出打工的决定，放在城里肯定想都没人想。也许借由这次的机遇，他也开始体会到原来生活是那么艰辛，他自己的力量原来不是那么大的。

另一方面，其实很多农村的孩子现在在家里也被家长宠大的。他们不下地，不干活，虽然物质条件不如城里的孩子，但是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吃不起苦”是很多家长的抱怨。但是对于现今越来越多的独子家庭来说，不把万千的宠爱都给孩子，恐怕这才是奇怪的吧。

特别在这个问题上，男孩要得到的溺爱要多得多，这对他们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早上上英语课的时候，找了5个学习不太好的同学上黑板默写单词。本来就知道他们写不了太难的，就挑了简单的。这两天教的是用英语写数字。我就让他们默写 **thirty** 和 **forty**, **fifty**。不过他们最多就知道 **thirty** 是以 **t** 开头，其他就一点写不出了。一半是生气，一半是为了做个样子，我让他们下课自己去找班主任。还有两个孩子英语作业没做，也一并送去。

刚才他们班主任那里我也去了，她要求学生中午放学不准回家，全部在教室里默写会了才走。如果明天检查的时候还不行，就威胁要让他们游街，每个人身上贴上“我是一年级6班，我英语作业没做”。当然我知道这只是吓吓孩子而已，不过就我的承受能力，还是挺担心的。而那个没做作业的孩子还撒了谎，说她做了选择题，后面的不会。其实昨天批改的时候我特别看了她的作业，上面是一片空白的，她估计是在下课的时候补上的。班主任就把她留下单独训话了。

我不确定我的做法是不是好。但是从今天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上课的纪律非常好。也很积极，以前出现的部分学不会的孩子无精打采的情况也不见了。每个人都很认真。显然他们意识到了去班主任那里的后果，而且，既然我都挑了最差的那几个学生，那意味着其他人被叫到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其实我对默写的惩罚一直是很松的，写不出的就回去写50遍。现在对于孩子们来讲50遍简直是小意思，很多人在我的课上，还没下课就拿着本子说老师我写完了。而且他们对于默写单词也不当一回事，越来越浮躁。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哪怕嘴上说得再好听，但是英语课的氛围变得浮夸，会导致他们的态度也变得那样。一定要及时地改正。就我的认知，以他们的基础，如果没有严谨的学风和刻苦的精神，那么一定会拉下的越来越多——我不想在这里辩论这种学习的有效性，事实上我没有任何的选择。

我知道班主任的惩罚也许很不尽人情，也很残酷，但是如果说能够以这几个学生作为入手点，扭转全班的态度——以一种畏惧和提心吊胆地态度（我不喜欢这个词，可这是外部强加的唯一一种压力）来面对学习，我认为还是值得的。有时候，我就是个目的论者。

我们需要怎样的老师？

昨天写了那个我把背不出单词的学生交给班主任处理的事情。我是觉得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处理好，甚至可以说“利用了班主任的权威，转移了我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对于孩子来说，他们顶多是怕班主任打骂他们，而我在事件中不会留下太重的痕迹。我究竟应该怎样做？这大概才是我所困惑的难题。对于这么点大的学生，讲道理他们听不懂（或者听不进），来硬的我又认为不合适。可是要如何运用综合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实在让我不明白。

于是我进而想到这样的问题：怎样的老师才能在课堂上处理好和学生的关系呢？（并非是故意逃避之前的话题）其实我觉得我和很多新来这里的老师区别不是很大。虽然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但是从来没有上过师范类的课程。事实上，即使那些拿到了教师资格证的同学，也未必懂得这些。在和今年新来的同事的交流过程中，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应该用怎样的尺度？到底是柔性还是强硬？孩子接受的临界点在什么地方？大家都不知道。尽管他们有的也是接受了大专的师范教育而来，但是可以说，对于这些一窍不通。

如果联想到目前的教育脱离现实的总体背景，那么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正式进入工作之前，其实和普通的大学生并没有太多的区别。那些教育心理学啊，教育史啊，不是说没用，而是教和考的方法出了问题，让“它们变得不实用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既作为教育制度产物又作为教育者的老师，到底应该具备些怎样的素质呢？才能够在这些纷繁的现实面前变得游刃有余？还是说唯有经验才是老师唯一的帮手？如果这样的话，未免让我有点丧气。

来见见我的孩子们

本来利用吃饭前的一点时间给孩子的照片配上一点文字，没想到越写越多，干脆来个“7年级6班群像”算了。

cyx 可能是我们班最聪明的男孩子之一，班主任也说过不止一次他很有潜力。他的毛病是老是管不住自己，上课说话，开小差（很典型哦），所以班主任一气之下把个子最矮小的他调到了班级的最后一排。所以每次上课都可以看见他踮着脚听课。小小的脑袋从最后伸出来。



从左： Cyx 和 Lyx

LXX是一个很活泼的男孩，也是我批评最多的。因为他老是抄写单词抄错，被我说了不下N遍。他很机灵，上课的时候老是偷偷做其他的作业，有时候被我余光扫到，还会故作镇静地提两个问题来掩盖。不过小朋友，你太小看我了！我到大学都还在用这招呢！哈！



左起：NWY,YY,GQ

NWY 和她旁边的 YY 是姐妹淘，并称我们班最鬼的两个小女孩。（每天都可以听见NWY说“我的Y唉”）那天给孩子们拍照，就她每次都是半死不活的表情。YY其实是很喜欢的一个学生。聪明，反应很快。但是成绩总是不好，这恐怕和爱玩的天性有关吧，经常可以看见她和NWY在我面前唱双簧。旁边的GQ个子不算太矮，却坐在第一排，足以见到班主任对她的器重。她是个学习很好的女孩，但是不是那种死读书的类型。而且纯真可爱。我觉得她潜力很大。

我一直觉得ZL在我们班上男孩子们里面是最帅的，以后肯定会迷倒不少女孩子。而且他有种懒洋洋的气质。因为住校的缘故，所以他经常来向我讨教问题。不过成绩却不见长进。我想可能和他下功夫不够有关——他经常默写不出单词。自己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让他回答问题，也算是特殊照顾吧。不过小家伙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我对他的器重。



左起：ZL, JYX, LK

JYX是我班上成绩最好的男孩子，但是我一直认为他的出色不是我的功劳，因为他从来没有来找我问过问题。他在班上平时都是沉默寡言的，可能和年龄有关——为了学习，他选择了留级，而且是2次。因此巨大的年龄差异让他的成熟和别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很想了解这个孩子的内心，不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呢？LK看上去就是鬼机灵，而且他的样子很讨老师喜欢，因为大眼睛的关系吧，呵呵。他也是，经常小错误不断，虽然班主任挺喜欢他，把他放在第二排坐，可是他的成绩也总是晃荡。倒是下课打乒乓，跑的比谁都快。

教学笔记 15

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成绩一般，不上不下。数学尤其不好。现在看来那个时候傻乎乎的（看着过去何尝不是呢），对于人生啊，前途啊之类的事情并没有很清晰的概念。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好朋友们打篮球到很晚。我的补课生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直到高三毕业。

其实对我来说，补课与其说是一种负担，到不如说是一种乐趣。这大概也是我和旁人不一样的地方。也许是我运气很好，补课所碰到的都是很有意思的老师，不管是初中时代的数学老师还是高中时候的化学老师。每每补课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都把我当家里人一样看到。我也视他们为亲近的师长。而且有趣的是，我在补课班的成绩总是非常好，这大概说明我不是个笨蛋，只不过在学校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罢了。

今天我开始了自己作为老师的补课生涯。来谈谈想法。

起因是这样的，在家长会上，众多的家长对于他们的孩子英语成绩不佳这个事实非常着急，无法接受。所以他们提出要求我在周末给他们的小孩进行补课的要求。会后班主任也说了相同的意见，因为毕竟在课堂里能够传达的知识有限且效率不高，对于那些“吃不饱”的尖子生，希望我能多提拔一下。本来我对于这档子事还有点怕，万一给学校惹了麻烦怎么办？因为教育局现在规定给初一年的学生不能补课。不过我的一位学生家长说没事，包在他身上。后来我才晓得他是在乡政府里面做事的……当然，他的儿子就变成第一补课候选人。

班主任的意思是她先在班上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然后她挑几个比较好的来。没想到她去班上一说，竟然有超过 40 个学生要求补习。无奈，只好她先选了 17 个出来（至于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其中 9 个交给我，8 个给她的父亲——对了，介绍一下，她父亲就是我们的副校长，现在教初三的英语。

今天早上是第一回开班，说好 10 点，还没到时间孩子们都来了。我借了一间办公室，把他们引进去。开始授课。我自己的想法，首先要把音标教会他们！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在上海和姚老师（我初中和高中时代的英文老师兼班主任）讨论的时候也送到了这点。没有音标，对于他们学习语言实在是很大的障碍。不管是记单词还是句型，能够诵读确实是很大的帮助。今天来的学生都是成绩比较好的。所以教学的过程很顺利，单元音都教完了，辅音把成对的清浊辅音讲了 6 对。我觉得他们吸收很快，不管是朗读还是辨认，都比我那个时候强多了。我预备班的时候英语挺烂的（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人太好了），光是区别音标和记忆，大概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本来讲完了音标我就想结束的。没想到他们竟然缠着我说要讲满3小时（据说是班主任说的），我那时候嗓子已经快不行了。后面就找来一份卷子给他们做，然后讲评。

就我的想法，今后补课的内容，要传授一下比方说词性、句子结构，所有格之类的基本语法知识。因为在课堂上无法展开这些内容，一是孩子们接受能力不同，二是我的时间不够。比方说我碰到 his 和 him, me 和 my, 就没有办法给他们解释区别。现在的课本主要是情景式的课文，而不是围绕着语法的系统来传授，所以书本上几乎没有任何的语法知识。但是为了考试，这些东西还是要讲。

荒谬从哪里来

今天晚上开会的时候，领导通知，在学期末区里检查的时候（想想离期中检查过了一个月都不到），每位中青年教师需要准备3篇论文。由于之前通知的一直是两篇，所以今天领导提醒大家，明天叫交的时候一定要备齐三篇，请同志们抓紧晚上的时间再写一篇。

抓紧晚上的时间！！

这论文要是晚上就能写出来，恐怕一定是抄来的吧。现在许多年轻老师已经掌握了 google 的奥妙，可以不用在我的帮助下自己找文章了。但是对于那些不会使用互联网的老教师，要么拜托他人，要么就只那从过期杂志里面去淘宝了。

从老师的角度，我觉得不管怎样抄袭其实和考试作弊并没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圣人，但是起码老师不诚实，给学生带来的影像也不会好。想到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有那么多同学的毕业论文都是拜 google 所赐。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惊人的一致。

我不想把问题过多的放在老师的行为上，我觉得过于纠缠没什么意思。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造就他们行为的制度是怎样改变人们的行为的呢？这个教育管理制度有什么潜在的价值观念，或者说在怎样的理念引导之下，会导致这样现象的出现。对于“每个老师交3篇论文”这个标准，它有合理性吗？它的初衷在什么地方？

由一个问题顺着下去，大概就会引出这些思考吧。我想就教育局的前提出发，是希望老师提高教育质量。但是实现这个方法只有这一个吗？这个方法有效吗（不知道有没有做过检验）？就我自己的体验，现在管理模式中，非常注重数字管理（这是学黄仁宇的），也就是任何的细节量化到数字。我承认这可能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对比起以前的完全不依赖数字而言。但是数字化生存同时也会掩饰许多真实，就好像我的学校所做的一切。难

道他们通过抄袭或者拼凑这个过程达到了任何的业务水平提高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不认为他们会比在以前老的体制下增加任何动力去进行业务学习。

那么说这个制度就是失败的喽？可是有人发现这个问题吗？发现了之后有人试图改正吗？在否定一个问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问题就浮现出来。这大概就是研究者所要面对的现实吧。

思考这些让我觉得忽然充满意义。